

米米被邀请在白宫游泳,总统也来了

4



【美】米米·阿尔福德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情妇米米·阿尔福德时隔半个世纪后出版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她在白宫实习生时与肯尼迪一段长达18个月的隐秘恋情!

当年19岁青春美丽的的女大学生,如今已是69岁的祖母。她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私人视角,展示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隐藏半个世纪的恋情,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神秘美妙的恋情,继而陷入苦痛的阴影,最终勇敢揭开真相。书中还有惊人的爆料,在冷战时代,作为美国掌舵人肯尼迪对世界的杀伐决断抑或似水柔情。

上期回顾

米米正式开始了在白宫新闻办公室的暑期实习,她拥有自己的办公桌,还有税前每周67美元的薪水。

名人传记

那天上午,已经快是午饭时间了,我正在裁开一摞剪报,电话突然响了,我赶忙冲向桌子接了起来。

“想游个泳吗?”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问道。

“您是?”尽管这声音挺熟悉的,我还是反问了一句。

“戴夫·波瓦斯。”

戴夫·波瓦斯是总统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我前天才见过他,那时吉尔看到他走过门厅就叫住了他,给我们做了介绍。

他满面笑容,就好像对许久不见的老友一般招呼了我,还努力举例子想让我觉得他很了解我。他知道我有两个兄弟、两个姐妹,甚至还带点调侃地说,天主教家庭才生了五个,比尔兹利家可不够格(他搞错了,事实上我家信奉美国圣公会)。这次对话不过是普普通通开个玩笑,但却足够让人留下印象了——显然他在奉承我和我的家庭,试着创造一种包容,甚至是亲密的感觉——这都让我在区区一次会面后记住了他的声音。

然而现在他却打来了电话,问我不想在大中午,在白宫,游个泳。

游泳?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毕竟游泳这事儿该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做的,你不会主动和陌生人一起跳进泳池,更别提在全新的工作场合了。我本该仔细想想这一切,但我没有,我当时很乱。

我想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完全不知所措的完美写照:“在哪儿?”

我压根儿不知道白宫还有个游泳池,但他让我放心,向我保证这地方真有,还离新闻办公室不超过100码。我第二句话更加暴露了我的慌乱:“可我没穿的。”“别担心,戴夫

说,“那里会有一些其他职员的,我们有很多泳衣,你总能找到一件合适的。我等会儿就转到新闻办公室这儿来,我们一块儿过去。”他就这么挂了电话,就像这事儿定了似的。

我盯着听筒,呆了几秒钟才把它放回座机上,这项邀请完全把我弄晕了。我看了看吉尔的桌子,想问问:这正常吗?一直都有这种先例?但她根本不在。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他们惊讶不已的图景,要是我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白宫游泳,他们肯定会这样的。

但我从没打出这个电话。

几分钟后,戴夫·波瓦斯就到新闻办公室来接我。他带着我穿过靠着玫瑰花园的室内柱廊,一路走向室内游泳池,路上一直在不停地说话。他再次跟我重申我不会一个人的,似乎这场景——大中午私下带个他根本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去游泳,一点儿也没让他觉得难堪。

我们快到泳池入口的时候,菲德和吉尔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她们看上去已经是这游泳池里的老手了,这一下子就让我安心多了。

我跟着她们走进了更衣室,就像戴夫说的那样,里面钩子上挂着十几件泳装,都是普通的连体棉质泳衣,尺寸不一,边上还有男士平脚泳裤。我不由得想:这都是谁的呢?还是说是公用的?菲德和吉尔开始利索地脱衣服、换泳装。这种热情是会传染的,于是我就把手伸向了手边第一件泳衣。这件不像我想的那么紧,但也不至于一跳进水里就会全掉下来。

白宫游泳池是室内的。三面环绕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整个画满了美属维尔京群岛里圣克罗伊岛的景致。第四堵墙上装了镜子,我走

过镜子,偷偷瞥了一眼自己的模样,竟感到一阵自信。我也许不是那么曲线窈窕,但至少姿态还不错,腿也很长,突出了我的身高和苗条身材。

戴夫·波瓦斯和我们在一块儿——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他脱掉了鞋子,卷起了裤脚,坐在泳池边上,把脚垂在池水里。我壮起胆子,跳了下去。池水一点儿也不清凉,温度和浴缸里一样。后来我知道,在总统的坚持下,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华氏)90度,以缓解他的背痛顽疾。

我现在还记得,当我一边和菲德、吉尔一起踩水,一边问她们池边上的三明治和饮料是不是给我们准备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走了进来。

他站在池边,低头看着池里的我们三个。英俊潇洒,肤色是自然的日照留下的褐色,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能一块儿吗?”他问道。菲德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很荣幸,总统先生。”他就转身出去走进了更衣室,几分钟之后就穿着黑色泳裤走了出来。对他这个年纪来说——四十五岁——他身材极好,腹部平坦,肌肉健硕。

看到他菲德和吉尔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这更让我暗自坚信,对她们来说中午游个泳不过是例行公事,或许也不像我之前想的那么诡异。

总统滑进了水里,在我边上浮了上来。“你是米米,对吗?”他说。

“是的,先生,米米·比尔兹利。”

“这个夏天你在新闻办公室?”

“是的,先生,的确。”我回答道。

“皮埃尔让你干些什么?”

我告诉他我在剪电报、接电话和整理报道图片。

“我希望这里面有点有趣的事,”他说,“这夏天你住的地方怎么样?”

“在乔治敦,先生。我室友在国

务院工作。”

“好吧,很高兴认识你,米米。”说着他就朝着菲德和吉尔游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总统就爬上了岸,戴夫给我们使了个眼色,告诉我们游泳结束了。我麻利地从食物托盘上拿了点吃的,这次泳池“恶作剧”已经耗尽了午休时间,我换下了湿漉漉的泳衣,回到自己的桌子旁。

就在那儿,在新闻办公室局促的空间里,坐在这些从本届政府就任当日就在这里工作的女士中间,我刚才做的事情开始在我身上展露后效。我一下子开始变得极为不自然,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了我刚才去了哪儿,都很严肃地看着我,显得很不满。这不难看出:我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氯气的味道。

显然我刚游过泳,但同事们谁都没说什么。我也不想挑起话头,毕竟,谁会相信呢?她们又会怎么想呢?

白宫里很少有员工会和总统有多少接触衡量她的地位,即便总统甚至知道她的名字。比如说,芭芭拉·贾玛勒凯恩,她说打肯尼迪竞选一开始她就在团队里工作,在白宫里干了一年半之后总统才开始叫她的名字。她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留下的口述里承认:“我还记得当时在办公室里,好像飘飘欲仙一样,对每个人都:‘他知道我的名字!他知道我的名字!’”

连她都是这么说的,那我呢,我不过是个夏季实习生,突然之间青云直上,超过了许多在总统竞选时就开始长期努力工作的职业女性,谋得了一份白宫里万众瞩目的工作。

所以我一直低着头,闭着嘴,默不出声继续工作,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个女人潜入酒店要杀高阳

5



千术不是骗
是头脑,是计策,是良心

高阳 著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自古以来,便有三教九流之分,于是便渐渐延伸出了无数的行当。但还有一些不入天下百行的门道,却也存在于三教九流之中。其中最具传奇色彩最有代表性并且组织庞大的八门行当,被人称为江湖外八行!它们分别是千门、盗门、索命门、兰花门、神调门、蛊门、红手绢、机关门。本书所写的就是以千门主将高阳为主线展开的这江湖外八门与沈万三后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这九股势力之间围绕《永乐大典》展开的明争暗斗,然而到最后却发现这里面竟然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该小说是《鬼吹灯》之后邪派小说的重要收获,创作谨慎,结构宏大,引人入胜。

上期回顾

陈亚男在肯德基门口遇到了在火车上给自己解围的高阳,可当她看到警方资料后,发现高阳竟然就是抢银行的嫌疑人。

网络热门

晚上八点三十分,高阳按照李亚廷的安排重新回到旅店。高阳有些累了,回到酒店之后简单地洗了个热水澡,就躺在床上养神,迷迷糊糊的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长白山。

“叮咚!”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把高阳从迷糊的状态中唤醒,他一看挂钟已经十点半了。“叮咚!”门铃又响了一声,高阳长叹一声自语道:“唉!还是来了!”打开房门看都不看人,就径直走回床边躺下。

“先生,请问您需要服务吗?”妖媚的女声传来。高阳调整了一下枕头的位置,平静地说道:“把门关上。”“好的。”来人答道。“砰”的一声轻响后,来人走到床边坐定,媚声道:“先生,让我服侍你洗澡吧。”高阳斜身靠在枕头上,双手环抱在胸前,微笑着:“我洗过了,你直接脱衣服吧。”“不嘛,人家喜欢鸳鸯戏水。”那女人边说边凑上前,伸手就要搂住高阳。

“春雨惊春清谷天。”高阳看着那女人微笑着说道。七字一出口,对方仿佛听见惊雷在耳边响起一般,顿时愣在那里。高阳看着离肩头还有一米远的玉手接着道:“你是要用尾戒刀?”“你是什么人?”那女人一改妖媚之色,退后两步沉声问道。

“你来杀我,还问我是什么人?难道现在索命一门就没有规矩可言了?连对象是谁都没弄清楚就来做活儿?”那女人是见过大风浪的角儿,一会儿工夫就已经神色如常,冷笑道:“识得姑奶奶又能怎样,大不了阎王那里再多一笔恩仇。”说完上前一步,脚踏床沿,借力而起,一个飞跃向高阳扑了过来。

高阳悠然道:“白露是我朋友。”语落之时,飞扑过来的女人已到身前,小指尾戒中弹出的短刀寒光刺眼。那女人突然收回尾戒刀,身体一偏双脚踩地,沉声问道:“你说认识白露姐?”高阳使劲揉了揉肋骨,苦

笑道:“不知道我清楚她胸前的寒刀挂水刺青算不算证据?”

那女人听罢一脸迷茫之色,喃喃道:“你竟然真认……”刚说到这里她好像忽然想起什么,脸上瞬间布满恨意,“你是高阳?”高阳点头道:“是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谷雨。”那女人仿佛没有听到高阳的话一般,满目怒火地盯着高阳一言不发。

“白露以前跟我说过,她在节气堂中,最好的姐妹叫谷雨,所以我猜想你一定,别人即使恨我,也绝对恨不到把自己牙根咬出血的地步!”高阳仍然一脸笑意。“高阳!我答应过白露姐不杀你,今日算你命大。虽然二十四节气堂,四季分舵的人不会动你,但像你这种狼心狗肺的无耻之徒,早晚都会死于非命,尸骨无存。”谷雨已然尽失分寸,犹如泼妇骂街般怒吼起来。

高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你的雇主叫过来,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死于非命,我必然会尸骨无存。”谷雨瞪了高阳一眼,转身走了。

李亚廷面无表情地出现在门口。“坐!”等李亚廷回身将门关上后,高阳指了指床边的沙发。

“我现在在想还要不要杀你。”李亚廷靠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高阳语带同情地说道:“你杀不了我。”李亚廷听罢,从怀中掏出一把上了消音器的手枪,拍在沙发的扶手上,问道:“我为什么杀不了你?”高阳道:“你错在不应该请杀手,应该自己动手。”李亚廷说道:“我现在自己动手也来得及!”高阳摇头道:“来不及了,她不会让我死。”李亚廷奇道:“谁?”“我。”阳台门外传来谷雨的声音。

就在这时,通往阳台的简易纤维门忽然“轰”的一声飞离门框,谷雨右脚蹬阳台借力扑向李亚廷。“砰!”消声器下,枪声还没有灯泡爆

炸的声音大,而旅馆又很嘈杂,枪声也就显得并不那么刺耳了。谷雨整个人贴在直立的纤维门旁,右手从侧面伸到门的另一边,左耳耳垂处滴下的鲜血,给白色的T恤上点缀出几朵殷红的梅花。

“啊!”门后的李亚廷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猛然倒坐在沙发上。门被谷雨轻轻地立在墙角,手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她的手中。李亚廷左手压在受伤的脖颈处,一丝鲜血正从他的指缝间流出。高阳看着李亚廷道:“你可能认为杀了我们,你的雁尾子就可以在千术界独大,你也可能认为杀了我,你就可以抹去下八将的名头。”

李亚廷没有说话,不知道是谷雨这一刀有分寸,还是他躲避得及时,这一刀只刮开了他的皮肉,并没有划破他的气管。高阳继续道:“你今天下午的一系列举动,并不是想让我逃走,而是在安抚我,以便等待你手下传来的消息,还有就是等这个美女杀手来为你工作。唉,真的很可惜,你与千门无缘。如果我分析不错,你应该是雁派葛系传人,你所使用的千术多局限在声东击西和出其不意上,灵动有余而应变不足,但稍加培养定然可以胜任千门脱将之职。可惜,可惜!”

听到这里,李亚廷面色一变,随后沉声道:“好!我认栽了,我的命你可以拿去,但希望你给我手下兄弟一条活路,我愿受三刀六洞之苦!”高阳摇摇头道:“你把雁尾子拆了吧。有祖祠就去放血,有香堂就去拔香,我不杀你!”

放血拔香,就是让他退出这个门派的意思,正规的江湖门派,入门之前都有一个拜祖插香的仪式。李亚廷起身向高阳一抱拳后道:“我这次不仅输了赌局,还输了脸皮。既然您留我性命,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今日起我便停了设局和撕网的工作。”说到这里,他从后腰

处抽出一柄短刀立在胸前,仰望屋顶沉声道:“雁门李亚廷禀祖师,我入门三十三年,未建寸功。今与人赌斗一败涂地,应约退出江湖,从此双手永不再摆山字。”山字出口,右手上的刀猛然一晃,左手拇指应声而落。

高阳上前一步,俯身接住李亚廷斩落的手指,道:“这曾擎天托山的金手指埋于黄土太可惜了!弃了千门的手艺,你李当家在江湖上仍然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我只让拔了千门的香,至于外门行的江湖,随便你!”说罢将断指递了过去。李亚廷道:“既然您如此大义,那咱们以后江湖再见。今夜警方必严查285路沿线的旅店宾馆,你也早些离开吧!”说完他接过断指走到抽屉边上,从抽屉中拿出两条新毛巾,一条绑手,一条围在脖颈处以掩伤口。

“你还不走吗?”高阳目送李亚廷离开后转头对谷雨说道。

谷雨的身影刚隐没在夜色当中不久,阳台处又忽然传来一阵扑扑的声音,高阳转身走到阳台边上,见一只灰鸽正落在外面,胸口处挂着一个白色的纸筒。“出青山,四路艳,唯秋道,否南拓。”纸条上只写了十二个字,外加一个符号,一个用简单一笔勾勒出的鸽子符号。高阳看完后把纸条送进口中,一边咀嚼一边道:“生子,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出青山,四路艳,唯秋道,否南拓。”看似像描写山中景色的打油诗,而且格律还极端错误,但其实里面大有文章。“除轻伤,四路严,唯秋盗,否难脱”,这才是王龙生所要表达的含义。千门除将张磊受了轻伤,融乔的公路、铁路、水路、空路都戒备森严,现在恐怕只有求一下盗门给想想办法,否则真的很难脱身。

“四路严?我倒要看看他能严到什么程度!找盗门?现在恐怕盗门正在寻咱们呢,估计这个时候那个连环局已经起作用了。”